

THE GREAT CONTROVERSY
CHS. 29,3,25
CHINESE

第二十九章 罪恶及痛苦的起源

罪恶的起源以及其存在的理由，在许多人的思想中乃是一个引起许多疑虑的谜。他们看到罪恶的发展，以及其造成祸患与荒凉的惨果，便发出疑问说，在一位具有无穷智慧，能力和慈爱之主的治理之下，这一切怎能存在呢？这是他们所百思莫解的奥秘。他们在惶惑犹疑之中，便看不到《圣经》里所明白启示并与救恩密切相关的真理。有一些人为要探讨罪恶存在的原因，就致力研究上帝所未启示的事；因此他们的困难得不到解决，于是那些轻易疑惑并吹毛求疵的人，就抓住这一点作为弃绝《圣经》的借口。此外，还有一等人因为人的遗传和误解蒙蔽了《圣经》中有关上帝的品德，他政权的性质，和他应付罪恶的原则等教训，所以他们对于罪恶的大难题就得不到圆满的解答。

我们固然不能解释罪恶的起源以便说明罪恶存在的理由。然而我们可能对于罪恶的起源及其最后的处理问题得到相当的了解，以便充分显明上帝在应付罪恶的一切方法上，都是公义而慈悲的。《圣经》中的教训真是再清楚明白没有了，说明上帝对于罪恶的产生，是绝无责任的；因为上帝的恩典没有任意收回，他的政权也没有什么缺欠，足以造成什么发生叛变的缘由。罪恶乃是一个侵入宇宙的仇敌，它的出现是毫无理由的。它是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原谅它就等于袒护它。如果能找出一点足以原谅它的理由，或是指指出它存在的原因，那么罪就不成其为罪了。我们对于罪恶所下的唯一定义，就是《圣经》所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它乃是出于一个与爱的伟大的律法相抗衡之原则的发展，而爱乃是神圣政权的基础。

在罪恶侵入之前，全宇宙是和平而喜乐的。万物都是与创造主的旨意完全和谐的，他们以爱上帝为至上，并且彼此相爱，不偏不倚。基督是道，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与永生之父合而为一的，——在

性质，品格和意志上都是一致的，——他是全宇宙中唯一能参与上帝一切谋略和旨意的。借着基督，圣父创造了天上的众生。“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西1 16)天庭全体都效忠基督，正如效忠天父一样。

爱的律法既是上帝政权的基础，一切受造之物的福乐就在于他们完全符合这个伟大的公义原则。上帝所求于他一切受造之物的，乃是出于爱心的事奉，乃是因为充分认识他的品德而崇敬他。上帝不喜悦出于勉强的效忠，所以他赐给众生自由的心志，让他们出于自愿地事奉他。可惜有一个天使竟滥用了这个自由。罪恶便从他开始了。他原是上帝所最器重的，地位仅次于基督，在天上居民中是最有权柄最有尊荣的。他名叫“路锡甫”。(译者按：赛14 12。的“明亮之星”拉丁和英文译本均作“路锡甫”，意即“明亮之星”。)在他未堕落之前，他在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中居首位，是圣洁而没有玷污的。“主耶和華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察出不义。”(结28 12-15)

路锡甫本来可以一直蒙上帝喜悦，并受众天军的敬爱，又可运用他高贵的能力来造福其他天使，并荣耀他的创造主。但先知却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结28 17)路锡甫渐渐放纵了自高的心愿；“居心自比上帝。”“你心里曾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结28 6;赛14 13, 14)路锡甫不愿尊上帝为至上，为他所造之物最爱戴最忠顺的对象，反而尽力收揽他们的心来事奉并敬拜他自己。这个天使的野心竟贪图全能天父所赐给他圣子的尊荣，并羡慕基督所独有的特权。

天庭全体本来是乐于反照创造主的荣耀并宣扬他的尊名的。当上帝受到这样崇敬之时，全天庭都是和平而喜乐的。但这时忽然有一个不协之音，破坏了天上的和谐。路锡甫这种事奉自己抬高自己的心意，是与创造主的计划相反的，使那些以上帝的荣耀为至上的众天使警觉到不祥之兆。天庭的议会向路锡甫作了多次的恳劝。上帝的儿子也向他说明了创造主的伟大，良善，公正，以及他律法的神圣性与不变性。天庭的秩序原是上帝亲自设定的；路锡甫若偏离这个秩序，就必亵渎他的创造者，并毁灭自己。然而这出于无穷慈爱和怜悯的警告，结果只有激起他反抗的精神。路锡甫让妒忌基督的心理

得势，并且愈加顽强。

路锡甫对于自己荣耀的骄傲，助长了贪图高位的欲望。他不以自己所得的尊荣为上帝的恩赐；他对于创造主竟没有一点感激的心。他以自己的光耀和高位自豪，妄想与上帝同等。他原来享有众天军的爱戴和尊敬。众天使都乐于奉行他的命令，他也赋有智慧和荣耀，超过一切的天使。但上帝的儿子却是天庭所公认为君王的，在能力和权柄上，他原是与天父合为一的。在上帝的一切谋略中，基督都是有份的，但路锡甫则不得象基督一样参与上帝的一切旨意。因此这位大能的天使便疑问说：“为什么基督是至上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尊重他过于我路锡甫呢？”

路锡甫离开了他在上帝面前的本位，出去到众天使中间散布不满的精神。他神秘地进行工作，有一个时期还用敬畏上帝的伪装来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尽力要激动众天使对于那管理天上众生的律法生出不满之念，并暗示这律法使他们受到一种不必要的约束。他主张：众天使的本性既是圣洁的，他们就可以顺从自己的意志行事。他设法使众天使对他表同情，说上帝以最高的尊荣赐给基督，乃是亏待了他。他宣称自己之所以图谋更大的权柄和尊荣，不是为要抬高自己，而是要为天庭全体居民争取自由，借此使他们达到更高的生存境地。

上帝本着他的大怜悯长久容忍了路锡甫。当他初次表现不满的精神时，上帝并没有立即撤除他的高位；就是到他开始在忠心的天使面前陈述他的虚伪主张之后，上帝还是没有这样作。他却让路锡甫长久留在天庭。路锡甫一再得蒙赦免的机会，其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悔改顺从。上帝所用来使他悔悟自己错误的种种方法，只有上帝无穷的慈爱和智慧才能作到。天庭中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不满，路锡甫自己当初也看不出他将要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不明了自己情绪的真相。及至他不满之念被证明为毫无理由之后，路锡甫才看出自己是做错了，看出上帝的律例是公正的，并且他应当在天庭全体之前承认之。如果他曾这样行，他就可以挽救自己和许多天使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效忠上帝的心。虽然他已离开遮掩约柜之基路伯的职位。但如果肯回到上帝面前，承认创造主的智慧，并在上帝的伟大计划中安分守己，他还是可以恢复原职的。然而他的骄傲不容他顺服。他固执地维护自己的行径，坚持自己是无需悔改，并悍然投入善恶的大斗争之中，反抗他的创造主。 •

从此他那卓越的智力便完全用在欺骗的工作上，为了要博得那些曾经受他指挥之天使的同情。他甚至歪曲了基督警告并劝诫他的话，来遂行自己叛逆的阴谋。对于这些忠诚爱戴他并与他发生最密切关系的天使，撒但声称自己受了不公正的裁判，并声称他的地位没有被重视，他的自由将要受限制了。他起先只是歪曲基督的话，后来索性狡赖强辩，直接撒谎，诡称上帝的儿子蓄意在天上居民之前侮辱他。他也设法在自己与忠心的天使之间无事生端。凡他所不能勾引来支持他的天使，他便诬告他们不关心天庭众生的幸福。他把自己所正在进行的工作抵赖到那些仍然效忠上帝的天使身上。为要证实他所说上帝亏待他的话起见，他歪曲了创造主的言语和作为。他的手段是用狡猾的论据，使众天使对上帝的旨意发生怀疑。他给每一件简单的事物加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并用巧妙的曲解，对于耶和华中最明显的指示提出疑问。他那崇高的地位既与上帝的政权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他的诡辩就格外有力，结果有许多天使受迷惑与他联合，同谋反叛上天的威权。

上帝凭着自己的智慧容忍撒但进行他的工作，直到不满的精神酿成积极的叛乱。撒但的计谋必须充分发展，使宇宙众生都可以明了他这些计谋的性质与趋势。路锡甫原是受膏的基路伯。素来大受尊荣；天上的众生极其爱戴他，所以他们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力也是强大的。上帝的政权不但包括天庭的众生，也包括他所创造的诸世界；路锡甫曾推想，只要他能勾引众天使共谋叛乱，则不难得到诸世界的响应。他已经把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巧妙地表白出来，同时利用诡辩和欺诈来达到他的目的。他欺骗的能力非常厉害，他既披上虚伪的外衣，就取得了优势。甚至忠诚的众天使也不能充分辨识他的真面目，也看不出他的工作将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撒但过去一向大受尊敬，他的一切行动又是那么神秘，甚至很不容易向众天使揭露他工作的真相。除非罪恶全然成熟，其恶毒的性质是不会显明的。在此以前，罪恶在上帝的宇宙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所以宇宙中圣洁的众生不明白罪恶的性质与恶毒。他们看不出废弃上帝律法之后的可怕结果。起初，撒但还借口效忠上帝来掩护自己的工作。他宣称自己是要促进上帝的尊荣，确保政权的安定，并谋求天庭全体的幸福。他一面向他属下的天使灌输不满之念，一面却又奸猾地显明自己正在设法消除不满。在他主张更改上帝政权的律法和秩序之时，他借口说，这些变更乃是保持天庭和谐所必需的。

上帝在应付罪恶时只能采取合乎真理和公义的方法。而撒但则能用上帝所不能用的谄媚和欺骗的手段。他曾设法篡改上帝的话，并在众天使面前曲解上帝政权的方针，宣称上帝为天上的居民订立律法和规条是不合理的；并称，上帝要他所创造的万有顺从他，不过是要高抬自己。因此，上帝必须在天庭全体和诸世界之前证明他的政权是公正的，他的律法是完全的。撒但曾声称他是在设法促进全宇宙的幸福，所以这个篡夺者的真面目和他实在的企图必须为大众所明了。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借着他的邪恶的行为暴露自己的真相。

撒但的变节破坏了天庭的安宁，但他竟把责任推到上帝的政权与律法上。他说一切的祸患都是上帝施政的结果；并声称自己的目的乃是要改进耶和華的法令。因此，上帝必须让他显明他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性质，并让他显明他在上帝的律法上所建议的更改将有什么结果，他自己的作为必要定他自己的罪。撒但从起初就宣称自己并没有反叛。因此上帝必须在全宇宙之前撕下这个大骗子的假面具。

无穷智慧之主就是在决定不能再容忍撒但留在天庭之后，仍没有立即毁灭他。因为只有出于爱心的事奉才能蒙上帝悦纳；他所创造的万有对于他的效忠，必须以认识他的公义与慈爱为基础。天庭全体和诸世界既然还不能充分领会罪恶的性质与结果，这时若毁灭撒但，他们就不能看出上帝的公义与慈悲。如果上帝当即除灭撒但，他们就必存畏惧的心而不存敬爱的心来事奉上帝了。同时那大骗子的影响不能完全消灭，叛逆的精神也不会根除净尽。所以为全宇宙永久的利益起见，上帝必须让罪恶成熟，撒但必须更充分地发展他的主张，使一切受造之物都能见到撒但控告上帝政权的真相，并使全宇宙对于上帝的公义与慈悲，以及他律法的永久不变性，不再发生任何问题。

撒但的叛逆，要在以后的各世代中，作全宇宙的一个教训，永远说明罪恶的性质及其可怕的后果。撒但统治的发展，以及它对于人类和天使的影响，必要显明废除上帝的权威将有怎样的结果。事实必要证明：上帝的政权和他律法的存在与他所创造万有的幸福是息息相关的。如此，这一次叛逆的尝试将要作为一切圣洁的生灵的永远鉴戒，不让他们对于罪恶的性质还存有任何幻想，并保守他们不致犯罪，不致受罪的刑罚。

直到这一场争战在天上告一段落之后，这个大篡夺者还是强辩自己有理。及至上帝公布撒但和一切同情他的天使将要被逐出天庭之后，这个叛逆的魁首就大胆表示轻蔑创造主的律法。他再度声明；天使无需受管束，却应当有自由随从自己的心意，而这心意必能永远引导他们行义。他抨击上帝的律法为一个抑制他们自由的轭，并宣布他的宗旨乃是要废除律法；以便众天使可以达到更崇高，更光明的生存境地。

撒但和他的全军异口同声地把自己叛逆的罪完全归咎基督，并声称他若没有责备他们，他们是决不会叛变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存心不忠，顽梗不化，大胆无礼，妄图推翻上帝的政权，同时还说自己是专制暴力之下的无辜牺牲者；如此，这个大叛徒和他的同党终于被逐出天庭了。

这在天庭发动叛乱的一个精神，现今还在地上鼓动叛乱。撒但从前在天使身上施用什么手段，今日他在世人身上也施用什么手段。撒但的精神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作主。他们象他一样，设法废除上帝律法的约束，并应许人可以借着干犯律法而获得自由。斥责罪恶的人现今还是会惹起憎恨和反抗之精神的。当上帝的警告感动人心之时，撒但却叫人自以为义，并设法使别人同情他们的罪行。他们不但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挑唆众人去反对那斥责罪恶的人，令众人看他为造成困难的唯一祸根。从义人亚伯的日子起，直到我们现今的时代为止，世人向一切胆敢指责罪恶之人所表现的都是这一种精神。

撒但引诱始祖犯罪，也是用诬蔑上帝品性的方法，象他过去在天上所作的一样，他使亚当看上帝为严酷专制的暴君。撒但既然使人类堕落了，便宣称这都是上帝不合理约束所造成的，正如先前造成他的叛变一样。

那永远长存的主却亲口宣布自己的品德，说：“耶和華，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出34 6, 7)

在驱逐撒但离开天庭的事上，上帝声明了自己的公义，并维护了他宝座的声誉。但及至人类屈服于这叛逆之灵的欺骗而犯了罪之后，上帝竟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来为堕落的人舍命，作为他慈爱的证据。上帝的品德在基督为人赎罪的事上显明出来了。十字架的有力论据向全宇宙说明：路锡甫所自取犯罪的途径是决不能归罪于上帝的政权的。

当救主在地上服务时，基督与撒但之间的争战揭露了这个大骗子的真面目。他向世界的救赎主所进行残酷无情的打击，使众天使和效忠上帝的全宇宙对于撒但再没有丝毫感情了，此外再没有什么事足以那么有效地作到这一点。且看他胆敢叫基督敬拜他；僭妄地把他带到高山和殿顶上，存心毒辣地催逼他从高处跳下；夜以继日凶狠地到处追逐他；后来又煽动祭司和民众拒绝他的爱，最后喊叫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凡此一切，使全宇宙都震惊愤慨不已。

那鼓动世人拒绝基督的乃是撒但。邪恶之君用尽他一切的力量和狡计要毁灭耶稣；因为他看出救主的慈悲与仁爱，他的同情与怜悯，都在向世人表显上帝的品德。撒但对于上帝的儿子所提出的每一项主张和权分都进行抗争，并利用人作他的爪牙使基督的生活充满痛苦和忧伤。他所用来阻碍耶稣工作的诡诈与虚伪，和他借悖逆之子所表显的仇恨，以及他为诬告这一位度着空前良善之生活的主所用的手段，都是出于他那根深蒂固的报仇雪恨之心。那淤积在他胸中的嫉妒，怨毒，仇恨，报复之念，象烈火一般，在髑髅地山上，都爆发在上帝儿子的头上了，同时全天庭都惊愕万状，哑口无言，凝视这一幕惨景。

及至那最伟大的牺牲成功之后，基督便升上天庭。他拒绝众天使的敬拜，直等到他向父请求说：“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约17 24)然后天父从他的宝座那里以无法形容的大爱和能力发出回答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来1 6)那时耶稣身上毫无玷污瑕疵。他的屈辱结束了，他的牺牲完成了，有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他。

撒但的罪恶这时便显明是毫无理由的了。他已显露出自己的真相；显明自己是说谎的和杀人的。从他统治世人的手段上可以看出：如果让他管理天上的居民，他将表现怎样的精神。他曾声称：谁违犯上帝的律法，谁就可得到自由而超升；但现在所看到的结果，却是奴役和堕落。

撒但对于上帝品德和政权的诬告，这时才显出它的实质。他曾指摘说，上帝要受造之物顺从他，目的不过是要高抬自己；他又宣称，创造主要求万有舍己为人，而他自己却没有舍己为人。但现在可以看出：为要拯救这堕落有罪的人类起见，宇宙的主宰已经作了爱心所能作的最大牺牲；因为“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5 19)此外，还可以看出：路锡甫因贪图尊荣和高位而打开了罪恶的门，但基督为要除灭罪恶起见，竟谦卑虚己，顺命至死。

上帝已经显明他对于叛逆的痛恨。从撒但所受的制裁和人类所蒙的救赎这两件事上，天庭全体已经看出上帝的公义。路锡甫曾说，如果上帝的律法不能更改，犯罪的刑罚也不能取消，那么，一切犯罪的人就必永远不能蒙创造主的喜悦。他又声称，犯罪的人类已无救赎之望，所以他们已经成为他的合法俘虏。如今基督的死乃是为人类所作的辩证，是不能被推翻的。律法的刑罚已经归在那与上帝同等的基督身上，人类便得到自由可以承受基督的义，并借着悔改和自卑的生活胜过撒但的权势，正如上帝的儿子得胜一样。这样看来，上帝是公义的，同时他也可以称一切信耶稣的人为义。

基督降世受苦受死，不单是为要成全人类的救赎，而也是要“使律法为大为尊。”不单是要叫地上的居民心中对于律法存应有的尊重，而也是向全宇宙的诸世界显明上帝的律法是不能改变的。如果律法的要求可以作废，上帝的儿子就不必来舍身为违犯律法的人赎罪了。

基督的死证实律法是不能更改的。圣父与圣子由于无穷之爱的激动为救赎罪人所付的牺牲，向全宇宙证明——况且除了这救赎的计划之外，别无其他证明——公义与慈悲乃是上帝政权和律法的基础。

在将来最后执行审判时，必要显明罪恶的存在是毫无理由的。当审判全地的主质问撒但说：“你为什么反叛我，并掳去我国度的子民呢？”那时罪恶的魁首必无可推诿。只见万口无声，全体叛逆的群众无言可答。

髑髅地的十字架不但宣明了律法是不能更改的，同时也向全宇宙公布罪的工价乃是死。在救主临终喊叫“成了”的时候，撒但的丧钟就此敲响了。进行已久的大争战胜负已决，罪恶的最后根除已成了定案。上帝的圣子经过了坟墓之门，“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来2 14)路锡甫企图高抬自己，并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但上帝却对他说：我要使你“变为地上的炉灰。...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赛14 13, 14;结28 18, 19)“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玛4 1)

那时全宇宙就要看出罪恶的性质与结果了。如果上帝在起初就消灭罪恶的话，总不免使天使发生恐惧，以致破坏上帝的威信，这时却能在一切欢喜遵行他旨意而心中持守他律法的宇宙众生面前，证明他的大爱，并维护他的威信。罪恶从此永不再出现。正如《圣经》所说：“灾难不再兴起。”(鸿1 9)上帝的律法曾被撒但控为奴役人的重轭，到那时却要被尊为“使人自由的律法”了。一个经过了试炼和考验的宇宙将要永远不再改变效忠创造主的心，因为他的品德已经在他们面前充分显明为无穷的慈爱和无尽智慧了。

第三章 灵性的黑暗时代

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曾预言日后的大背道，其结果就是罗马教皇势力的建立。他说，在基督复临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使徒保罗接着进一步警告他的弟兄们说："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了。"(帖后2 3, 4,7)在那个早期时代，他已经看到种种异端邪道渗入教会，为罗马教的发展预备了道路。

这"不法的隐意"起初是在暗中静静地发动的，及至它势力日增，深得人心之后，它便逐渐公开地进行那欺骗和亵渎的工作。异教的风俗习惯大都是在人不知不觉之中潜入基督教会的。教会在异教徒手中所受的剧烈逼迫，把妥协和屈从世界的风气一时都抑制住了。及至逼迫停止，基督教传进王宫和贵族之间以后，教会便失去了基督与使徒们谦卑俭朴的精神，效法异教僧人和官僚的傲慢与虚荣；并且废除了上帝的律法，而代之以人为的理论和遗传。在第四世纪初叶时，君士坦丁皇帝在表面上的悔改信教，使教会大为兴奋；同时属世的精神就披上公义的外衣，步入教会之内。从此以后，腐化的影响便迅速蔓延了。异教虽在表面上销声匿迹，但实际上她却胜利了。她的精神控制了教会。她的教义，仪文和迷信，都掺入那些自称为基督徒者的信仰与敬拜之中了。

异教与基督教的妥协，终于产生了预言所示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上帝的"大罪人。"这庞大的虚伪宗教制度，乃是撒但权势的杰作，--是他为自己登上宝座，按己意统治世人所作一切努力的结晶。

撒但曾一度想与基督妥协。在上帝的儿子受试探的旷野中，撒但曾来到他面前，将天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表示愿将这一切交在他手中，只要他承认幽暗世界魔王的无上权力。基督却斥责那狂妄僭越的试探者，并迫使他离开了。然而撒但现今用这同样的方法试探人类的时候，他却收了极大的效果。为要取得世俗的利益及荣誉起见，教会便被引诱去寻求地上大人物的赞助与支持；她既然这样拒绝了基督，就进一步的被诱惑去效忠撒但的代表，--就是罗马城的主教了。

罗马教的主要教义之一，就是声称教皇为普天下基督教会看得见的元首，并具有至上的威权，可以管理世界各地的主教和教牧人员。此外，更有甚者，就是教皇已僭称了上帝的尊号。他也被称为"主上帝教皇，"并被宣布是绝无错误的。他要众人都向他敬拜。撒但在旷野里的试探中所作的同样

主张，他今日仍借着罗马的教会贯彻到底，并且竟有许多人欣然向他敬拜。

但一切敬畏上帝的人必能应付这胆大包天的僭越者，正如基督应付那奸猾的仇敌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事奉他。"(路4 8)上帝在他的圣言中，从来没有暗示他已委派任何人担任教会的元首。以教皇为至尊至上的教义，乃是与《圣经》的教训直接冲突的。教皇除非用僭取豪夺的手段，绝不能有权力统治基督的教会。

罗马教徒坚持反对基督教徒，并诬告他们是信异端的，说他们故意脱离真教会。但这些诬告正应该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那落下基督的军旗，并离弃了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3)的人，正是他们。

撒但深知《圣经》能使人洞悉他的骗术，抗拒他的权力。即连世界的救赎主也曾运用《圣经》来抵挡他的袭击。对他每一次的进袭，基督皆迎之以永生真理的盾牌，说："经上记着说。"在他应付仇敌的每一提议时，他总是运用《圣经》中的智慧和能力。所以撒但为要维持他统治人类的权力并建立篡位者教皇的威权起见，他就必须使人们不明白《圣经》。《圣经》是高举上帝的，必须把智慧有限的世人置于其应有的地位；故此，撒但必须把《圣经》中神圣的真理加以隐蔽与禁止。这就是罗马教会所采用的理论。数百年来，她禁止《圣经》的销售。禁止人阅读《圣经》，也不准他们家里藏有《圣经》，而只让他们听取一班神父和主教们无原则地曲解《圣经》的教训，来支持自己的虚伪。在这种情形之下，教皇便几乎被公认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并赋有统治教会与国家的权威了。

撒但既把那错谬的发现者除掉，就可以任意妄为了。先知的预言说过，罗马教皇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但7 25)这种工作，他当即下手尝试了。为使更多的教徒在表面上信奉基督起见，便制作一些神像来代替所敬拜的偶像；于是敬拜偶像和圣物的风气，便渐渐的潜入了基督教的敬拜中。最后在一次宗教会议上，便正式成立了这拜偶像的制度。(注一)为巩固这种褻渎的风俗起见，罗马教竟敢擅自从上帝的律法中，删掉那禁止人拜偶像的第二条诫命，并把第十条诫命分作两条。以补足十条之数。

向异教让步的精神，打开了一条门路，使人更进一步轻视上天的威权。撒但利用教会中不专心事奉主的领袖们，企图窜改第四条诫命，想要废除古传的安息日，就是上帝所分别为圣并赐福的日子，(见创2 2, 3)而高举异邦人所遵守的"可敬之太阳日"来代替它。这种更改，最初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在第一世纪，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遵守真安息日的。他们热切关心上帝的尊荣，还相信他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们热心维护律法每一条的神圣性。但撒但却极其狡猾地利用自己的代理人来达成他的目的。为吸引人注意日曜日起见，便定这一日为纪念基督复活的节期。在这日他们举行宗教礼拜；但还是公认它为娱乐的日子，而安息日则仍被遵守为圣日。

为贯彻他自己的计划准备条件起见，撒但在基督降世之前，就已经引诱犹太人造出许多严格的条例加在安息日上，使遵守安息日的事成为重担。这时，他又利用自己所给人的这种错误见解，使人轻看安息日，说它是犹太人的制度。他一面使基督徒遵守日曜日为欢乐的节日，一面使他们定安息日为禁食，悲苦，和忧愁的日子，来表示他们对犹太教的仇恨。

在第四世纪初期，君士坦丁皇帝下谕将日曜日定为全罗马帝国的公共节期。因那时他的异教臣民是敬奉太阳日的，而且一般基督徒也很尊重这一天；皇帝的政策是要解除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利害冲突，教会的主教们也催促他实行这个政策。故他们利令智昏，热衷权力，以为基督徒与异教徒若能同守一日，可以促使异教徒在名义上接受基督教义，如此则教会的权力与光荣便要大大增加了。那时，虽然有许多敬畏上帝的基督徒渐渐被引诱去承认日曜日为圣日，但他们一面还是承认真安息日为耶和华的圣日，并依照第四条诫命去遵守。

这时那大欺骗者尚未完全成功。他坚决要将基督教界置于自己的麾下，并利用他的代表人，就是那自称为基督代表的傲慢教皇去行使他的权力。撒但利用那些半悔改的异教徒，野心勃勃的主教，和贪爱世俗的信徒去达成自己的目的。各地时常举行宗教大会，从世界各地招集教会的主要人物前来参加。几乎每一次会议都把上帝所制定的安息日压低一点，同时把日曜日相应地提高了。因此，这异教徒的节日终于被尊为一种神圣的制度，而《圣经》的安息日却被宣布为犹太教的遗物，而且凡遵守的人都要受咒诅。

这大背道者在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事上，已经成功了。上帝的诫命中，只有一条向全人类明确的指出真实的永生上帝，而他竟敢把它更改了。第四条诫命显明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如此就把他与一切假神分别出来了。第七日之所以被分别为圣，作为世人休息的日子，乃是为要记念上帝创造之工。设立安息日的原意，是要在人的心中时常记念永生上帝为他们生命的根源，和尊崇敬拜的对象。撒但竭力要鼓动人不忠于上帝，不顺从他的律法；因此他便特别致力于攻击那指明上帝为创造主的诫命。

现今的基督教教徒声称，基督既在日曜日复活，就使这日成为基督教的安息日。然而这种说法却没有《圣经》上的根据。基督和他的门徒并没有如此尊敬这一天。以日曜日为基督教圣日的制度，乃是那"不法的隐意"(帖后2:7)所首创，而这个势力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发动了。请问，上帝曾在何时何地承认过这个罗马教的产品呢？有什么有力的理由可以偏袒这种《圣经》所不认可的变更呢？

在第六世纪，罗马教已经坚强地建立起来了。她权力的宝座安置在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主教

被称为全教会的元首。罗马教已承继异教的系统了。那"龙"已"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那兽。(启13 2)在但以理和启示录中所预言教皇施行逼迫的一千二百六十年从此就开始了。(但7 25；启13 5-7)基督徒必被迫选择，到底是要放弃自己的忠贞，去接受罗马教的仪文与敬拜呢？或是要在牢狱中折磨自己的生命，在拷问台上，火刑柱上，或在刽子手的斧下舍生呢？耶稣以下的话此时便应验了："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了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路21 16, 17)忠心的信徒所受的逼迫是空前残暴，以致当时的全世界竟成了一个广大的战场。经数百年之久，基督的真教会必须在穷乡僻壤与人迹罕到之处避难。这就是先知所预言的情形："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启12 6)

在罗马教开始掌权的时候，也就是黑暗世代的开始。她的势力愈增强，而黑暗也就愈形加深。人的信仰便从那真的基础基督，转移到罗马的教皇身上了。一般人为要求得赦免和永久的救恩，就不再信赖上帝的儿子，却代之以仰望教皇，和他权威的代表人——神父与主教了。他们受教说，教皇是他们地上的中保。若不借着他，无人能到上帝面前；而且对他们，他是代表上帝，所以人人必须绝对的服从。人若偏离了他的命令，就足以使最严厉的刑罚临到自己的身上和灵魂。因此，众人的心便远离了上帝，而转向容易犯错误，荒谬，而残暴的人，更是转向那借着这些人行使他权力的幽暗魔王了。罪恶竟披上了一件圣洁的外衣。每当《圣经》被人禁止流行，而人自称为至高至上的时候，其结果总不外乎犯诡诈，欺骗，和卑鄙的罪。人的律法和遗传既被高举，那么，废弃上帝律法所必引起的败坏就出现了。

那时真正是基督教会遭遇危难的日子。忠心高举真理旗帜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为真理作见证的人虽然没有完全断绝，但有时异端与迷信似乎将要完全得胜，而真实的宗教信仰险些要从地上消灭了。一般人已经看不到福音的真光，同时形式的宗教却愈来愈多，众人都被宗教的种种严格规则所压倒了。

他们受教，认为非但要仰望教皇为罪人的中保，同时也要靠自己的行为赎罪。长途跋涉去朝拜圣地，刻苦修行，敬拜圣物，以及建造教堂，神龛，祭坛，并捐献巨款给教会，--这些事，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是要用来平息上帝的怒气，或获得他恩宠的；他们把上帝看作凡人一样，以为他会因琐事而震怒，并可用礼物或苦行来和解的。

当时虽然罪恶普遍地流行，甚至在罗马教会的领袖之间也是如此，但这个教会的势力似乎仍然在不断地增加着。在第八世纪的末叶，罗马教徒出来主张说，在早期教会中，罗马城的主教本来就有他们现在所有的属灵权力。为证实这种主张起见，他们必须想办法给它加上一副权威性的假面具；于

是“说谎之人的”；也就很自然地为他们想出办法来。僧侣们伪造了许多古代的文书。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议会法令这时忽然发现了，证明教皇的至上权威是从最早的时期流传下来的。于是这个已经拒绝真理的教会，便饥不择食地接受了这些欺骗。

那在真实的根基上(见林前3 10, 11)建造的少数忠实信徒，因为异端邪说的垃圾妨碍了工作，便感到困惑而无法进行。他们正象尼希米时代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人一样，有人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尼4 10)有一些本来是忠心的建造者，因不断地与逼迫，欺诈，罪恶，以及撒但所能想出来拦阻他们前进的种种障碍争战，就感到疲惫灰心了；于是为了追求和睦并保全生命财产起见，他们便离开了真实的根基。至于其他不因仇敌反对而丧志的人，却毫无惧怕地宣告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尼4 14)于是他们象古时造城的工人一样，各人都在腰间佩剑，仍旧进行工作。(见弗6 17)

在每一个时代中，上帝的仇敌都为这同样的憎恨并反对真理的精神所鼓动，同时他的仆人也必须具有这同样的严密，警戒，和坚守忠诚的精神。基督向早期的使徒所说的话，也可以应用在他一切的信徒身上，直到末时：“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做醒。”(可13 37)

黑暗似乎越来越深沉了；拜偶像之风也越发普遍。信徒们竟在偶像面前点燃灯烛，向它祈祷。最荒诞最迷信的习俗和礼节，风行各地。人们的思想完全被迷信所支配，甚至似乎已失去了理性。神父和主教们自己既然贪爱宴乐，纵情色欲，沉醉于败坏之事，则一般仰赖他们为导师的民众，自然全陷溺于愚妄和罪恶之中了。

在第十一世纪，教皇贵钩利七世宣布教会是完全的，这是教皇又进一步的僭越举动。在他所宣布的公告中，有一条说根据《圣经》的教训，教会是从来没有错误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错误。但当时他并没有提出《圣经》的证据。这个傲慢的教皇接着又主张自己有黜废君王之权，并声称他所宣布的每一个判决，任何人都不得更改，而他自己却有权推翻别人的决议。

在教皇对待德国皇帝亨利第四的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这自称绝无错误者的专横作风。因为亨利擅敢冒犯教皇的威权，教皇便宣布开除他的教籍，废了他的王位。同时，还鼓动亨利手下的公侯造反，他们就背弃并恫吓他，使他不得不向教皇求和。他携同王后和一个忠心的仆人，在仲冬严寒的时节，攀越阿尔卑斯高山，以便到教皇之前卑躬服罪。及至他到了教皇贵钩利驻蹕的城堡，便把卫兵留在城外，进入宫殿的外苑。在冬日严寒之下，他免冠徒跣，衣衫单薄，站在那里等候教皇的传见。直到他禁食认罪三日之久，才蒙教皇予以赦免。就是这样，他还必须等候教皇正式下令许可之后，才能恢复王位，行使王权。贵钩利因这次的胜利而非常得意，并夸口说他的职责乃颠覆骄横的君王。

这傲慢至极目空一切的教皇的作风，与基督的柔和谦卑相较，真是何等显著的对比啊！基督形容自己是站在人的心门之前，请求人让他进去，以便带来赦免与平安。他曾教训自己的门徒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太20 27)

一世纪一世纪地过去，从罗马城所传出来的教义，越发荒诞不经了。在罗马教会尚未成立之前，异教哲学家的学说就已经为教会所重视，并在教会中发生了影响。许多自称是悔改信主的人仍然固守着异教的学说，不但自己继续的研究，而且也鼓励别人去研究，以便借之扩大在异教人中的感化工作。因此许多严重的错误异端，便混入基督教的信仰之中了。其中最显著的一端，就是人的灵魂不死和死人仍有知觉的信仰。这种教义奠定了罗马教建立圣徒为人代求，和崇拜童贞女马利亚教条的根基。从此也构成了终身不悔改之人受永远痛苦的异端邪说，这邪说很早就已成为罗马教信条之一了。

这样就为异教的另一个谬论开了门路，就是罗马教会所称为“炼狱”的道理，以使用来恫吓许多愚夫愚妇与迷信之徒。根据这种异端宣称有一个执行酷刑的所在，凡不必永远沦入地狱者的灵魂，便要在炼狱里为自己的罪受罚，及至罪恶的污秽被炼净之后，他们便可升入天堂。

罗马教会为了从信徒的恐惧心理和罪恶生活上图利起见，又虚构一种荒诞不经之说；那就是她所提倡的特赦的道理。她应许说，凡参加教皇军役的人，或去扩张他在世上之领土，或去惩罚他的敌人，或去消灭那些反对他属灵的至上权威的人，他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罪，都可全部赦免；而且他们因这些罪而应受的痛苦和刑罚，也可以同时勾销。她又教训人说，借着捐款给教会，他们也能脱罪自由，甚至可以释放那些在炼狱火焰中受痛苦的已故亲友的灵魂。由于这些方法，罗马教廷便金银满库，足供那些冒称“没有枕头的地方”之主的代表者尽情地奢侈挥霍，放荡邪淫。

这时，《圣经》上的圣餐礼节，已被拜偶像式的弥撒祭所代替了。罗马教的神父们竟伪称他们能借着他们那种无意义的画符念咒，把普通的酒和饼变成基督的真肉，真血。(注二)他们怀着亵渎僭越的心，公然宣称自己有创造万物的创造主上帝的权能。他们甚至用死刑来威胁一切基督徒，要他们承认这种可憎的，侮辱上天的异端，成千成万拒绝这种教条的人，竟被处火刑焚死。

在第十三世纪，罗马教成立了最残酷的机构；就是信仰裁判所。那时黑暗的魔君和罗马教的领袖们密切合作了。在他们的秘密会议中，有撒但和他的使者控制着恶人的思想；同时在冥冥之中，也有上帝的天使在场，将他们罪恶的命令留下可怕的记录，并把他们罪恶的历史写了下来；这些记录，就是在人看来，也是残忍不堪的。这“大巴比伦”已经“喝醉了圣徒的血。”“千万殉道者血肉狼藉的遗骸向上帝呼叫，求他追讨这背叛势力的罪。

罗马教皇已经成了全世界的独裁统治者。各国的帝王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众人的命运，不论是今生或来世的，似乎都已操在他的掌握之中。数百年来，罗马教的教义已被广泛而绝对的接受了，她的仪式，规例已被恭谨地奉行，她的节期也被普遍地遵守了。她的神父僧侣们为人所尊敬。并领受人的慷慨布施。当时罗马教会所得的尊荣，威严，和权力，可以说是空前的。

"罗马教廷的中午，正是社会的半夜。"(注三)不但是一般人民几乎都不知道有《圣经》存在，就连神父们也是如此。罗马教的领袖们正象古时的法利赛人一样，恨恶那显出他们罪恶的真光。上帝的律法本是公义的标准，这时既被废除，他们就能横行无忌，尽情作恶。各种欺诈，贪欲，淫荡的行为，到处风行。人们只要有名有利，就无所不为。教皇和主教们的宫廷成了极荒淫邪恶的场所。有一些教皇和主教的罪恶是那么可憎，甚至连世俗的官吏也认他们为不可容忍而过分邪恶的怪物，要设法罢免他们。几百年之久，欧洲各国在学问，艺术，和文化方面，是毫无进步的。道德和智力上的麻痹状态临到了当时的基督教界。

处于罗马教权势之下的世界状况，正好应验了先知何西阿的预言："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但起假誓，不践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 (何4 6, 1, 2)这一切都是因废弃《圣经》而产生的后果。

注 一：SecondCouncilofNice,A.D.787

注 二：(CardinalWisemen'sLecturceson"TheRealpresence", "Lecture8,sec.3,par.26.)

注 三：Wylie,"HistoryofProtestantism,"卷一，第四章。

第二十五章 预言中的美国

“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启11 19)上帝的约柜安放在圣所的第二层，也就是至圣所中。在这“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的地上圣所的崇祀中，只有在赎罪大日，才能打开这第二层圣所，执行洁净圣所之礼。因此，约翰宣布：“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是指着一八四四年天上的至圣所开了，基督进到哪里去执行赎罪的最后工作。凡本着信心跟随他们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人，便得以看到上帝的约柜。他们在研究圣所的题目之后，便明白救主的职务有了变更，并且看见他这时正在上帝的约柜之前供职，用自己的血为罪人代求。

在地上圣所的约柜中，藏有两块石版，上面刻着上帝的十条诫命。这柜不过是保藏这两块法版的器皿；而且这柜之所以成为贵重而神圣，乃是因为其中神圣的诫命。当上帝天上的殿开了，他的约柜便显了出来。在天上的至圣所中，藏有上帝的律法，——这律法乃是在西奈山的雷声轰轰中，亲口宣布，并亲自用指头写在石版上的。

在天上圣所中的上帝的律法，乃是伟大的原本，那些刻在石版上，并由摩西记录在他所著的五经中的律法，乃是真确无误的副本。凡能明白这一点重要真理的人便可以看出上帝律法的神圣性与不变性。他们空前地体会到救主以下一句话的威力：“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太5 18)上帝的律法既是他旨意的启示，是他品德的写真，就必“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存到永远。上帝并没有取消诫命中的任何一条；也没有废掉其中的一点一画。诗人说：“耶和華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诗119 89;111 7, 8)

正象最初颁布律法的时候一样，第四诫今日仍是十诫的中心：“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20 8-11)

上帝的灵感动了那些研究《圣经》之人的心。他们深深地觉悟到自己过去一直忽视了创造主的安息日，无意中干犯了这条诫命。他们开始查究，为什么人要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来代替上帝所定为圣的日子。他们在《圣经》中找不出凭据证明第四诫已经废去，或是安息日已经更改了；当初赐给第七日的福气，也始终没有变动。他们素来是诚心追求明白并愿实行上帝旨意的；现在他们既然看出自己干犯了上帝的律法，便满心忧伤，并立即开始遵守主的安息日来表明自己是忠于上帝的。

敌人多次努力想要推翻他们的信仰。人人都能看出，如果这地上的圣所真是天上圣所的表样和模型，那么地上约柜中所藏的律法，自必也是天上约柜的律法的真确副本了；并且人若接受这有关天上圣所的真理，他也不得不承认上帝律法的要求，以及遵守第四诫安息日的义务。正因为人们反对这种真理，所以他们对于《圣经》内有关基督在天上圣所中服务的前后一贯的解释，也就起了剧烈而坚决的反对。人们竟想关闭上帝所开了的门，并打开上帝所关了的门。但那位“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主却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启3 7, 8) 基督已经开了至圣所的门，也就是开始在那里服务，所以有亮光从他所开的门中照射出来，显明第四诫仍然列在至圣所的律法之中；凡是上帝所建立的，没有人能推翻。

凡已经接受亮光，明白基督的中保工作和上帝律法之永恒性的人，都发现这些真理正是启示录第十四章中所显明的。这一章经文的信息乃是一个三重的警告，为要预备地上的居民迎见主的复临。“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的宣告，乃是指着基督为拯救人类而作的最后一段工作。这个宣告传出一种真理，这真理必须一直传到救主的中保工作结束，和他复临接他的子民去与他同住的时候。在一八四四年开始的审判工作必须继续下去，直到死人和活人的一切案件都决定为止。这样看来，这审判的工作是要延续到人类的宽容时期结束为止。为帮助人可以在审判之日站立得住起见，这

信息便吩咐人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也提到接受这信息的结果，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可见人若要预备应付审判，就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这律法将要在审判之日作为衡量世人品格的标准。使徒保罗说：“在上帝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罗2 12, 16)人若守上帝的律法，信心乃是首要的；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来11 6, 罗14 23)

第一位天使呼召人“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并要敬拜他为创造天地的主。为了要作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顺从他的律法。智慧人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12 13)人若不顺从上帝的诫命，他的敬拜就不能蒙上帝的喜悦。“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约壹5 3; 箴28 9)人应当敬拜上帝的理由乃是因为他是创造主，而且所有的众生都因他而存在。所以在《圣经》中，每逢提到上帝要人尊崇敬拜他为超乎异邦万神之上的时候，总是引述他创造的权能为明证。“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惟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诗96 5)“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吾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赛40 25, 26; 45 18)诗人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诗100 3; 95 6)天上许多敬拜上帝的圣洁生灵，也提出他们尊崇他的理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启4 11)

在启示录第十四章中，天使呼唤人应当敬拜创造主；这预言提到一等因三重警告的结果而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在诫命之中，有一条直接提出上帝为创造主。第四诫说：“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20 10, 11)论到安息日，主耶和华又说：“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结20 20)他又提出理由，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出31 17)

“安息日之成为创造工作的记念，其要点乃在乎它时常向人提出应当敬拜上帝的真正理由，”——因为他是创造主，我们是他造的。“因此，安息日乃是神圣敬拜的真基础；它以最动人的方式，发挥这伟大的真理，这是任何其他制度所不能作的。敬拜上帝——不单指在第七日的敬拜，而指一切的敬拜的真基础，乃建立在创造主与受造之物中间的区别上。这个伟大的事实，永远不会废去，人也永远不可忘记。”(注一)上帝之所以在伊甸园制定安息日，乃是要把这个真理时常摆在人面前，所以何时我们仍以他为我们的创造主而敬拜他，则同时安息日也要继续的存留，作为这个事实的证据和记念。如果安息日一直被普遍遵守的话，则人类的思想与爱情便要一直归向创造主，以他为尊崇敬拜的对象，而世上也就一直不会有拜偶像的人，无神主义者，或怀疑派了。遵守安息日乃是一个证据，表明遵守的人是忠于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真上帝。因此，在发出那吩咐人敬拜上帝并守他诫命的信息之后，接着便特别呼召他们要谨守第四条诫命。

在那些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之外，第三位天使又提出了另一等人作为对照，并发出一种庄严而可畏的警告，来攻击他们的异端谬论：“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启14 9, 10)我们若要明白这道信息的意义，就必须用一种正确的方法来解释这些表号。这里所提到的兽、像、印记等，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这一段预言中表号的线索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就是那在基督降生时要毁灭他的龙。这条龙指撒但；(启12 9)他曾鼓动希律王设法害死救主。后来在基督教初期的两百年中，撒但所用来打击基督和他的子民的，就是罗马帝国，在这个帝国中，异教盛行；所以那龙一方面代表撒但；同时也代表信奉异教的罗马国。

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形容另一个兽，它的形状“象豹，……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大多数的改正教都相信这个表号是代表罗马教皇，因为他是承袭了古罗马帝国的能力，座位，和权柄的。先知提到这个形状象豹的兽，说：“又赐给它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它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它，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启13 1-10)这段预言与但以理七章所记的小角大致相同，不问而知其为罗马教皇。

先知也说：“又有权柄赐给它，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又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是受了死伤。”后来又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里所提到的四十二个月是与但以理七章的“一载、二载、半载，”即三年半，或一千二百六十日，都是同一个预指教皇掌权压迫上帝子民的时期。我们已经在上文提过，这一段时期从公元五三八年教皇兴起的时候起，直到一七九八年为止。届时，教皇被法国军队掳去，他的权势便“似乎是受了死伤，”预言的话便应验了，“掳掠人的必被掳掠。”

在这一个阶段里预言又提出另一个表号。先知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角如同羊羔。”(启13 11)这一个兽的形状和兴起的方式，都说明它所代表的国家与先前几个表号所代表的国家不同。历代以来统治世界的几个大帝国，先知但以理在四大猛兽的预言中已经提过了；他提到那些国度兴起的时候，有“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但7 2)在启示录第十七章中有一位天使解释说：“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启17 15)“风”代表战争的风云。“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代表那些国度在战争和叛乱的惨状中兴起。

但这个两角象羊羔的兽，却是“从地中上来”的。这一个国家既不是由于征服别的国家而兴起的，就必是在未曾有人占领过的疆土上渐渐而和平地成长起来的。她不可能在人烟稠密和邦国纷争的旧世界——即“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的波涛汹涌之海中兴起。她必是在新大陆出现的。

在公元一七九八年，新大陆上兴起了哪一个强盛伟大，并博得世人注意的国家呢？这个表号在此可以肯定下来了。有一个国家，而且只有这一个国家，应验了预言中所提出的各种特点；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许多历史家和演说家，也常在不知不觉中一再采用了《圣经》的口吻，几乎可以说是原文的字眼，来形容美国的兴起与成长。《圣经》中提到这个兽是“从地中上来。”这里所用的“上来”一词，据许多的译经家说：“其原文字义乃是‘象一棵植物生长出来。’”再者，照我们先前所指出的，该国必须是在先前没有人占领过的疆土中兴起。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形容美国的兴起，说：“她从荒凉之地神秘地出现，”又说，“我国好像一粒无声无息的种子，生长成为一个大

国。”(注二)在一八五 年，欧洲有一个杂志提到美国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说，“在寂静之地出现，权力与光荣日见增长。”(注三)艾福勒特在一次演说中，提到美国的创业先祖们，说：“他们岂是仅仅来寻找一片净土，以便归隐，不遭人的侵犯，而在遥远偏僻的地方，生活安全，使这小小的来顿教会可以享受信仰自由的权力么？看哪，他们在和平的征服中，竟得了这么一片大地，……竖起了十字架的旌旗。”(注四)

这兽“有两角如同羊羔。”这如同羊羔的两角象征着青春，纯洁，与柔和；这正是先知看见美国在一七九八年“上来”时的情形。那些最先逃到美国去的基督徒，原要寻找一个避难所，以便脱离君王的压迫和神父的残害；因此他们便决定，在政治自由与宗教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府。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便说明了这伟大的真理：“人人皆属平等，”并赋有不可侵犯之“求生存、求自由和求幸福”的权力。而且宪法也保证人民有自治的权力，由公众投票，推选代表来制定并执行律法。同时也承认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容许人人本着良心的指示去敬拜上帝。共和主义与改正教主义便成了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成了该国权势和繁荣的秘诀。凡是基督教界中遭受压迫和蹂躏的人，无不怀着关注与希望的心情来到该地，千万的人奔赴它的海岸，于是美利坚合众国便兴起而跻于地上列强之林了。

但这个“两角如同羊羔”的兽却“说话好像龙。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启13 11-14)

表号中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表明这个国家在其主张与行动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矛盾。一个国家的“说话”就是该国立法与司法当局的行动。借着这种行动，它就把先前提出作为国家政治基础的自由与和平的原则推翻了。预言中说到它“说话好像龙，”并且要“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这明显地预言到这个国家要发展一种偏狭的和逼迫的精神，正如那龙与像豹的兽所代表的国家一样。预言中又提到这两角如同羊羔的兽，要“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这是说明这个国家当局将要强迫人民遵守某一条法令，这法令就是一种敬拜教皇的行为。

这种行动对于立国的原则，对于自由公正的制度，以及率直而严肃的独立宣言和国家宪法，都是直接相反的。美国的创立者曾贤明地设法防止教会利用政治的势力，及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偏狭和逼迫的事；所以在宪法上制定了：“国家不得制定有关设立宗教或禁止行使宗教权利的法律，”并且“不得以任何宗教信仰作为美国公务员的必备资格。”由此可见政府当局唯有在公然破坏这些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之后，才能强迫实行这有关宗教礼节的事。但是主义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也正是预言表号中所披露的。那说话象龙的也正是那自称是纯洁，温和，与驯良而有两角如同羊羔的兽。

它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他们(见原文)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这话很明白地指出，这个政府的立法权柄是属于人民的；这一点乃是最显著的凭据，证明这预言中的国家就是美国。

但是“兽的像”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像是两角如同羊羔的兽所作的，又是给头一个兽作的；也是依照兽的样式而作的。既要知道“兽像”是什么样式，并如何形成的，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个兽本身——罗马教——的特点。

在早期的教会偏离福音纯朴的本质，而接受异教的仪式和风俗，变为腐败，并失去上帝的圣灵与能力之后，她为要操纵人民的良心起见，便寻求政治权力的支持。结果，便出现了罗马教教廷制度，由一个教会来统治国家的权力，并运用这权力来推进自己的目的，尤其是作为制裁“异端”之用。至于美国之作“兽像”，也必是先由宗教的势力来操纵政治权柄，然后教会就要利用政府来遂行她的目的。

何时教会握有政治权力，她总必运用这权力来制裁一切不接受她教义的人。凡步罗马教后尘而与属世权力结盟的基督教宗派，都曾表现一种相同的倾向，要限制众人的信仰自由。这从英国国会长期逼迫反对者的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实例。在第十六和第十七世纪，成千不信从国教的传道人竟被迫离开自己的教堂，还有许多教友与牧师被判罚款，囚禁，拷问，或死刑。

离道反教的事曾经使早期的教会向政府请求援助，这就给罗马教廷——兽——开了一条进路。正如保罗所说：“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帖后2 3)照样，现代教会中离道反教的事也要为兽像预备条件。

《圣经》中提到在主来之前，宗教界必要呈现衰微的状态，正象早期的教会一样。“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后3 1-5)“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提前4 1)撒但要“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所以凡“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的人，“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帖后2 9-11)当教会到了这种不敬虔的地步时，早期教会所遭遇的同一结果便要接踵而至。

许多人认为各基督教会中信仰方面的分门别类，乃是一个确定的凭据，证明人无论怎样努力，决不能迫使各教会联合为一。但是好几年来，在各教会中有一种强烈而不断得势的意见，赞成大家以共同的教义为基础，联合一致。为要成就这种联合起见，他们只好避免讨论一切得到各公会全体同意的题目——不论这些题目从《圣经》的观点上看来是多么重要。

毕查耳牧师在一八四六年的一篇讲章中说：“各基督教宗派，不但是在各方面表现着惧怕人的心理，同时也在一种根本腐化的气氛中生活，动作，呼吸着。并且时刻在引起人们最卑鄙的动机，要他们避讳真理而向离道反教的势力屈膝，这岂不是与天主教发展的过程一样么？我们岂不是重蹈她的覆辙么？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是什么呢？——又一次的全体会议！一次世界性的大会！福音同盟，和统一的教条！”(注五)这些事何时实现，那时，在追求完全联合的努力之下，就必再进一步借助于强权了。

何时美国的一些主要基督教会，在他们所有相同的教义上互相联合，那时它们便要运动政府去执行他们的教规，并支持他们的制度；美国的基督教就此为罗马教的教廷作了一个像，结果总不免要向一切反对的人施行法律的制裁。

这两角的兽“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启13 16, 17)第三位天使的警告乃是：“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这信息中所提到的兽，即两角兽所强迫人敬拜的对象，乃是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头一个象豹的兽，也就是罗马教廷。“兽像”代表那在各基督教会借助政权来强迫众人遵从他们的教义时所必发展离道反教的机构。至于那“兽的印记”究竟是什么，我们还必须解释一下。

先知警告人不要拜兽和兽像之后，又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先知在这里将守上帝诫命的人与拜兽和兽像并受它印记的人作一个对照，可见守上帝诫命的人站在一边，而干犯上帝律法的人则站在另一边，使人人可以看出，拜上帝的人和拜兽的人有什么区别。

兽的特征以及兽像的特征，就是破坏上帝的诫命。先知但以理曾预言到小角(即罗马教廷)，说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但7 25)使徒保罗也称这同一个权力为高抬自己超过上帝的“大罪人”。这两段预言是互相辅佐，彼此补充的。教廷惟有借着改变上帝的律法，才能高抬自己超过上帝；凡是明知真相而又遵守这被更改之律法的人，便是向那更改律法的权势致敬。这种行为就是效忠教皇来代替上帝的记号了。

罗马教廷曾企图改变上帝的律法。那禁止人拜偶像的第二条诫命已被废除了，第四条诫命也被更改了。吩咐人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来代替第七日的安息日。但是那些罗马教徒却强辩说，第二诫是不必需的，因为已经包括在第一诫之内，所以说，他们现在所修订的律法，正是上帝的本意。可见这一项

变更还不能算是先知所预言的改变。先知所预言的，乃是一种存心蓄意而经过深思熟虑的改变。先知说：“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所以，第四条诫命的更改，正好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因为这种改变完全以教会的权威为根据。从此可见教廷的势力竟公然高抬自己超过上帝。

安息日既然是上帝创造权能的记号，并说明上帝理应受人的尊崇和敬拜，所以当敬拜上帝的人注意第四诫为特征的时候，那些拜兽的人也要以破坏创造主的纪念日，而高举罗马教所定的圣日为特征。罗马教最初提出他傲慢的主张乃是在倡导星期日的事上，而且他最初利用政治的权力也是在强迫人遵守星期日为“主日”的事上。其实《圣经》中之所谓“主日”，却是指第七日，而不是第一日。因为基督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并且第四诫也说明，“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此外，耶和华曾借先知以赛亚的口称安息日为“我的圣日。”(可2 28;赛58 13)

常有人主张安息日乃是基督所更改的，其实基督自己的话就足以反证此说。在山边的宝训中，主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太5 17-19)

事实上，一般的改正教会也公认《圣经》中没有什么更改安息日的根据。在美国福音出版社和美国主日学联合会所发刊的出版物中，也明白的提到这一点。其中有一本承认：“《新约圣经》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安息日’(指星期日，七日的第一日)的明确命令，也没有什么关于遵守该日的规章。”(注六)

在另一部著作中说：“直到基督死的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更改安息日的事；”并且“按着《圣经》的记载，使徒们也没有发过什么肯定的命令，提到废弃第七日的安息日，或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注七)

罗马教徒承认改变安息日的事是他们教会所作的，并且说，各改正教会遵守星期日，正是承认罗马教的权威。在《罗马教教义问答》一书中，曾提到顺从第四诫应守的日子，这样说：“在旧律法的时代，星期六是分别为圣的；但教会在耶稣基督的指示和上帝的圣灵引导之下，已经以星期日代替星期六；这样我们现在便是以星期日为圣，而不以第七日为圣了。所以现在星期日就算是主日了。”

这种更改安息日的事已被视为罗马教会权力的证据，罗马教的作家也说：“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这种行动已经得到各改正教会的承认；……他们既遵守星期日，就是承认罗马教会有权制定节期，并命令人遵守。”(注八)这样看来，安息日的更改岂不应当算为罗马教会权柄的证据或印记——“兽的印记”么？

罗马教会并没有放弃它僭取至高权力的主张；所以当世人和各改正教会接受她所创立的“安息日”，而拒绝《圣经》中的安息日，他们事实上便是承认这种僭越的主张了。固然，他们或许要说这种改变有遗传和教父的著作为根据；但在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却忽视了那使自己与天主教有所区别的原则——“《圣经》，惟有《圣经》，才是改正教会的宗教信仰。”今日的罗马教徒能看出这些人正是欺哄自己，并故意抹煞事实。罗马教徒既看到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博得众人的赞同，便甚欢喜，并确信此项运动终必使改正教会全体投归于罗马教的旗帜之下。

罗马教徒声称：“改正教会之遵守星期日，证明他们是自相矛盾，是向罗马教会的权威低头。”(注九)改正教会这种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乃是一种强迫人敬拜教皇——兽的运动。凡明知第四诫的条件而又故意遵守伪安息日来代替真安息日的人，正是向那制定这伪安息日的权力致敬。但各教会既利用政权强迫人遵行宗教的本分，它们便是为“兽”作了一个像；可见在美国所发起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也就是一种强迫人拜兽和兽像的运动。

但在以前的各世代中，有许多基督徒遵守星期日，以为这样正是遵守了《圣经》中的安息日；况

且在现今的各教会——罗马教会在内，也有很多真实的基督徒，诚心相信星期日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对于这一等人，上帝自必悦纳他们向他所表示的诚意和正直。但及至人要用法律来强迫人守星期日，而世人看明自己对于守真安息日的义务之后，那时凡干犯上帝的命令而顺从一种单凭罗马教的权威而制定之条例的人，就是尊敬教皇过于尊敬上帝了。他正是向罗马教致敬，也是向那执行教皇所定之法令的权力致敬，他正是拜兽和兽像了。此后，人若拒绝上帝所宣布为他权威印记的制度，而尊敬罗马教所用来标志其最高权力的制度，他们就此接受效忠罗马教的印记，也就是“兽的印记”了。惟有在这场争论明显地摆在民众之前，并要他们在守上帝的诫命与守人的法令二者选择其一之后，那些继续违背上帝律法的人就要受“兽的印记”了。

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有一道空前惊人的警告向人发出。这个招致上帝毫无怜悯之忿怒的罪，必是非常严重的。关于这桩重大的事，上帝决不让人茫然无知；在上帝降罚之前，那叫人不可犯这罪的警告必须向世人传扬，使人人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受刑罚，并有机会逃脱。预言中提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要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传扬。这第三位天使的警告既是这三重信息中的一部分，其范围自必是同样普遍的。预言中提到天使飞在空中，并用大声说；可见这信息势必引起全世界人类的注意。

争执的结果必使全基督教界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另一边则是拜兽和兽像并受他印记的。虽然教会与政府要联合一致，用权力逼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叫他们受“兽的印记，”（启13 16）但上帝的子民却不肯接受。拔摩岛上的先知曾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它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启15 2, 3）

注 一：Andrews, J.N., “History of the Sabbath,” 第二十七章。

注 二：（Townsend, G.A., “The New World Compared with the Old,” 第462面1869年版。）

注 三：The Dublin Nation.

注 四：Speech delivered at Plymouth, Mass, December 22, 1824, 第11面。

注 五：（ Sermon on “ The Bible a sufficient Creed, ” delivered at Fort Wayne, Ind., February 22, 1846. ）

注 六： Elliott, George, “ The Abiding Sabbath, ” 第184面。

注 七： Waffle, A. E., “ The Lord's Day, ” 第186, 187, 188面。

注 八： Tuberville, H., “ An Abridgement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 第58面。

注 九： “ Plain Talk about Protestantism ” 第213面。

